望溪先生文集

墓表

雷氏先墓表

雷生鋐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遷甯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八人生相要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纍然子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卒相去或數年或

一二十年子孫其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徹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銘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瘞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甯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恆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懽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

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褒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況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曷以兄弟同邱爲怪詫哉乃約鍅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强次郡次御次邵次均皆以名繫伯其墓在甯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冬江東方苞撰

兵部尚書范公墓表

公諱承勳字蘇公瀋陽人大學士太傅文肅公第三子也文肅公既爲國宗臣而公伯兄爲都統仲兄忠貞公總督浙閩並以賢能早歲秉節鉞

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廕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凡再轉五遷而至兵部尚書吳三桂反公以吏部郎中督譚宏進征軍兼轉楚餉宏死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及滇平常在軍閒還補文選司郎中擢內閣學士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踰年遷兵部左侍郎總督雲南貴州三藩播亂吳三桂勢尤猖獗王師入討常與賊相持黔粵閒首尾八年公私凋敝而賊窟穴南中歲久雖撲滅脅從反側多蠹居山澤故上於方面之任尤重且難之先是忠貞公在閩既死耿精忠之難都統開復襄樊復以疾卒于軍而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卒也

上諭九卿更有如成龍者具以聞僉舉陸隴其等七人
而公與焉故公乇粵西未朞月而有滇黔之命以爲非
公莫屬也公至首裁六衞五所併歸州縣逃亡漸復時
起發賊標下親軍入旗衆多偶語公請就本地安插拜
疏即官其一二著姓餘編籍補伍
命下數千人環泣曰吾子孫世保故土皆公賜也湖北
裁兵夏逢龍叛聲速六詔時滇以鼓鑄壅積錢給兵餉
之三衆不便會左協移鎭尋甸之兵鼓譟縱焚剽省兵
欲乘釁而起公偵知其謀夜捕百餘人晨出奏
天子賜節斬十三人越日尋甸縛始禍者以獻鞫斬八
人事遂定疏入

天子詔諭褒嘉公因請罷鼓鑄曾魁山賊二百年爲環境害至是就撫官斥藩莊核其價省民閒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獘甚多而清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扼民至今賴之康熙三十三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行至貴陽改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治滇黔興利除獘若日不暇給發姦糾暴法立誅必及移兩江則專務清靜以與民休息其爲政識大體不爲小廉曲謹以釣聲譽而設心措意一以厚下恤民爲本歷三疏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徵者一歲省奏

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餉有先發後聞議有格而
復奏至再三
天子鑒公之誠無不特允所請者其鎮滇黔入覲密陳
六事其一土苗不宜縱逞時黔撫衛既齊以捕黎平苗
謫戍
上悟尋赦還衛素廉直士論尤以此韙公三十九年秋
九月以母憂回籍既葬奉
命督修華家口運河未幾授兵部尚書固辭不獲乃就
職私居持服如常又七年以疾乞骸骨又十年終於家
公年譜載公行身涖官迹甚詳然余嘗客遊淮揚士大
夫多稱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大府不敢呵公

下車寡婦某訟之隨斥罷然則公之善政雖其家人有不盡知者矣茲故不具而獨著其措施見於章奏利澤顯播于軍民者公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朔年七十有四始娶穆奇覺羅氏贈夫人再娶沈氏封淑人皆早亡再娶趙氏封夫人子時繹承襲本旗佐領以公卒之次年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密雲縣之青甸桐城方苞撰

趙處士墓表

處士姓趙氏諱瑗字臨若其先江南山陽人也明洪武時以軍功顯高祖清始遷浙江之瀝海所地介會稽上虞二縣家世儒書處士生萬歷末年弱冠騰文譽崇禎

之季山賊海寇疊起田宅蕩然鼎革後聚教蒙童於墟里閒及老獨身行遊有子廢學以醫方流寓泰安州處士倦游乃就養焉學佛者古翁淮安通州人也開圃泰山之麓名曰石堂與其儕二人及州之老生四人遊閒處士至願相與為友暇則聚石堂課灌溉蒔瓜蔬終日危坐講誦經史野人樵牧過者望見皆肅恭四方者舊多傾嚮焉而處士居常忽忽念墳墓懼松楸毀傷其子方促促治饔飧終不得返先人居年七十有八竟死岱下葬州西南三十里天平山妻徐氏久祔祖塋不敢遷葬禮也處士學識過人能辨賢姦知事勢數變以後之利害久皆徵驗而未嘗為書先卒之二年疾篤作遺訓

以示子孫皆家人語也閒爲詩歌不以示人惟手録春秋內外傳史記漢書及唐宋八家文各數百篇授其孫國麟曰北方艱購書守此文義可粗明愼行其身毋忘瀝海而已其後國麟舉於鄉及將仕再歸瀝海展墓以甯其祖妣雍正六年擢福建布政使至京師與余造次相遇於鄭御史宅述祖德請撰外碑國麟與余會試同榜至是始覿面而其學行治法在聞見中爲可計數人遂不辭而爲之表且系以辭曰

國麟與余相見年近五十矣起縣令至監司而言語氣象尙似講學於深山野外者叩其師友淵源所漸涖然曰吾祖至岱山之歲麟始生家窮空保抱攜持數歲卽隨

臥起授章句未嘗有師也迺少從先君子後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爲文章尙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湯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爲最而閩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八柘城竇遯齋其一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疾也禁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旣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悼師道廢日久勸就教職得泌陽及主朱陽書院從學者

皆勸輿故河南北夏峯嵩陽而外惟朱陽之學者爲多戊辰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翰林院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都歲竟歸蓋痛母之深不忍久離其父且與朱陽之學者離逖也

聖祖仁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君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衆所苦病每賴以更除枉橈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痛知與不知莫不惻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君素無疾方侍父食瘀氣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娶人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

終祥禫不飲酒茹葷君諱克勤字敏修卒年五十有六
大父諱如珠縣學生父諱大任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子三人長容端增廣生前
卒次容莊癸巳舉人次容遂乙酉舉人候選知縣志承
其父學以狀誌求表余既熟聞君之學行且與容遂一
見而志相得乃譜焉俾鋟諸外碑雍正十一年正月江
左方苞撰

刁贈君墓表

君諱再灝字靜之直隸祁州人也余少聞燕南耆舊一
爲博野顏習齋一爲君之父蒙吉平生皆尚質行稽經
道古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說賴其徒李塨王

源發揚震動於時而刁氏之書惟用六集及斯文正統始行於北方贈君自入庠序即弛置舉子業日從父之友五公山人王某及習齋游訂父遺書手錄藏於家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告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或爇金而請事余掩耳而走藺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若登仕籍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果宦達使其弟顯祖持所刻易酌潛室劄記及君狀誌乞余文以列外碑距君之殁二十有二年矣夫名非君子之所務也而沒世之稱則

聖人亦重之習齋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絕之行實衆人所難能而李王二君子力足以張其師惜其本指欲外程朱而自立一宗故知道者病焉君之父則隱迹衡巷推闡先儒之緒言故當其時名聞四方轉求若習齋之盛而卒得艮子以傳其書身名完好無可瑕疵故余因表贈君之墓而并著之以示志古而有所祈嚮者亦君恪守父書之志也夫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年七十有二父諱包天啟丁卯舉人母某氏君及妻杜氏並以

承祖貴

誥贈如其官階子四人長繼祖州學生次承祖乙未進士由縣令累官監司所至著聲績今爲江西布政使司

次顯祖已酉舉人樸直尚名義次與祖早世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乾隆元年十月江南方苞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雍正十三年夏東昌鄧鍾岳將告歸以纍所述贈君及田安人行略示余曰吾故知子於誌表之文雖親故無假非敢以私請也將以入宗譜惟子討論焉發而觀之皆庸行所宜然有難焉者贈君十歲喪母嗣喪繼母至再父殁承重喪大父母衰麻不絕於身者近二十年皆能稱情以赴於禮其為國子監學錄年未及三十丁內艱念大父官閩南父官代北代父服勤侍大父遂不復補官余嘗過東昌無老少皆稱鍾岳孝悌修飭具言其

家法雖未指目君之為人而鍾岳所述之無虛溢可知
矣昔余大父為學官於蕪湖君之大父參議公適司蕪
關降爵列而為友余於鍾岳未見而相知既訂交果不
悖於所聞其家法之善又親得之於其鄉人故特表而
出之使天下知為人祖父者宜慎行其身以開其子孫
而子孫能賢亦以徵信其祖若父之善行又鍾岳不以
誌表屬余乃所以重其親信於友而余之不能已於言
端由於是焉田安人與君比意同力以事親長歲庚午
君侍大父母於家聞父疾赴山右而參議忽遘疾甚危
邢宜人篤老安人承凶臨於別室易衣奉姑而侍舅疾
比參議之終邢宜人未知有子之喪也嗚呼是可則也

已君諱基哲字饗之號嶧亭以太學生授鄒縣教諭遷
國子監學錄生於順治乙未年二月卒於康熙辛巳年
十月享年四十有一以雍正元年
覃恩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田氏爲同郡名族安人
歲貢生諱官芳次女生於順治丙申年三月卒於雍正
癸卯年三月享年六十有八
勅封安人子男四人鍾岳康熙辛丑進士二甲第一名
授翰林院修撰歷官禮部侍郎雍正十一年以奏對失
辭降一級調用次鍾音雍正丙午舉人揀選知縣鍾敘
鍾一雍正己酉同榜舉人女五人並適士族孫男六人
雍正乙巳十一月合葬參議公墓右第一穴桐城方苞

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於今盍難其人也吾惡夫爲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爲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卻焉謹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爲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閩其游皆

畸人節士而其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顒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爲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爲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爲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其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聞其行之式於家而化

及鄉人耆青蓮述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於庸行而後爲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茲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秦仲高墓表

高氏仲女適秦故曰秦仲高倣春秋紀伯姬紀季姜郜季姬蕩伯姬之例也先刻誤改高貞女今正之壬子十月鈞衡識

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高公同產弟章侯次女也少余見之心異其德容謂福澤必過人許嫁秦氏子文照雍正五年文照死貞女請代夫承重奉祖姑父母臨之不可遂歸秦氏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而踸滯遠方章侯歿貞女族姻中一無依余往視之時仲冬短布單衣乃與諸公醵金爲舉本以給之乾隆元年余居直廬五月中旬家人告貞女遘疾日篤秋七月朔後三日死問故曰積勞成瘵卒之日命衣衾完者勿以殮迫冬進之祖姑在昔明季李自成陷北京宛陵沈壽民時山居或告曰某罵賊不屈死壽民立起自責曰夫人而載此大福以終嗞咄哉既而前聞非眞復問焉曰子何以知之

曰是吾故人也娶之日吾客遊適至其家若俯首逡步階除不已叩之曰吾屬有所思甫冠登上甲而婚生人之榮有逾此者乎吾何修而得此此以知其所受之薄也嗟乎如貞女之閔凶夭札乃壽民之所謂福也夫貞女年三十有二卒後十日與文照合葬秦氏先兆之側其買棺也匠師語其徒曰子良材價從其柢聞者多爲流涕桐城方苞表

完顔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君姓完顔氏諱保字岳申余供事蒙養齋君爲皇子暬御數就余問學君貌甚文苦羸氣不能任其聲自恨時過而學雖疾矻矻不自休余始開以學久之惟

戒束書不觀以息心神而不能從疾遂不振君旣歿且踰年余啟篋見其病中所擬秋風辭音旨悽愴其諸衰氣之先見者與君疾亟妻宫爾佳氏誓死及期毋與姑號泣而止之曰汝有子義不當然答曰吾非不知此顧吾年少儻異日中有不自得者不若早自決於吾心爲安其藥物久置粉帨中命取水至則一飲而絕毋與姑亦不之禁也嗚呼君之嗜學與其妻之取義皆過於中然以人情之習於偷苟不可謂非有志者矣而造物者必使至於斯其又可詰邪君卒於康熙丁酉四月十九日酉時年三十宫爾佳氏與君同庚生而月日先於君卒同時以某月某日合葬北郭先人之兆桐城方苞裒

羅烈婦李氏墓表

烈婦姓李氏浙江龍游人江都羅經甫妻也幼通詩書繼室於羅前子曰都六歲女曰宦姑年十有二烈婦生女始期揚州圍急烈婦謂經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則慮有所牽吾自擇死所矣乃積薪樓下未幾城破市人驚呼曰兵入矣烈婦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復事姑乃別其姒劉氏及經甫妾梅氏李氏時烈婦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語衆曰吾多見古書中婦人遭亂而求生者忍以身試乎衆皆哭從而登樓者凡十八人命一婢下舉火火發亦奮身躍入兵定後衆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始經甫計猶豫未有所決俄而

烟塵蔽天樓中聲如亂鼓乃搏膺而呼負母挈子以奔卒背兒家復起子孫盛昌都之弟國桓有子曰憐行四方遇交儒輒流涕述烈婦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一人劉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鞠華其六人者無聞焉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樊家園合冢在隋西華門故城址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苞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烈婦唐氏襄城劉庶常青藜繼室也先世浙江會稽人遷河南新鄉其家單微轉徙少失父母有兄窶艱而婦好書史陳義甚高庶常失偶聞其賢以禮聘焉年二十有九矣既成婚三旬有八日而庶常疾作遂不起烈婦

將死之，叔姒請曰：「聞嫂有身，今死非其所也。」居無何，謂其姒曰：「無望矣。」越翼日，晨起，辭於殯，入寢室，閉戶自經死。時康熙戊子十有二月晦前四日也，去庶常之死蓋四旬有七日。烈婦少時嘗刲股療其父，及庶常疾，復齧臂以爨，血淋漓衣袖間，面色似非人，而神氣自如。庶常之歿也，其母年八十有五，臥病經年矣。烈婦秘不以聞，戒寢門內無哭聲。自經之晨，猶親盥饋，然後退。烈婦家故貧，其兄以醫自活，流轉四方，僦居多窮巷短垣。烈婦時時佩利刃以備非常。鄉富人嘗假館，且貲給之甚殷。烈婦曰：「此傳所謂無故之利也。」會富人從其兄飲，覘焉，曰：「是可久與處邪？」立促其兄他徙。庶常每言烈婦能文

工詩歌既死篋笥閒無遺蹟庶常夙以文學知名二十年閒河南北爲首稱唐氏賢而惄期卒歸庶常聞者皆以爲宜而月未四終夫婦各賚志以歿鄉人莫不嗚咽道路皆載其言越十年戊戌余始得其實於庶常之從弟青蓮而表於其墓之阡桐城方苞撰

謝孺人葉氏墓表

孺人諱球姓葉氏父諱汝棟閩縣人庚午鄉試副貢士謝君諱宣之妻編修道承之母也謝氏故儒家而鄉貢以依重於鄉信義著於師友孺人實左右之孝於親友於兄弟惟孺人曲當其心鄉貢未中壽而歿兄公壹以家政屬孺人大事必諏焉幼隨母依舅氏授論語孝經

毛詩及長博觀經史諸孤就傅夜歸則爲辨句讀考音義兼授樂府古辭及詩旣成立督教不衰母也而兼父道焉孺人生二歲而孤母家四世生養死藏廟祭皆身任之女也而承男事焉及篤老道承歸養會修省志中丞趙公以相屬百年中大吏所設施鄉先生長老之質行孺人能備詳之道承用以徵信於志傳牒記而辨其譌發也而有裨於文獻焉始余與同年鄭任鑰魚門善孺人之長女壻也道承繼因魚門以索交於余孺人七十求文以壽余曰非古也子少安吾當別志以逹子之情又十有四年孺人歿道承使來告終以狀請銘氾詢其鄉人皆曰信然乃爲表以歸之而釋諾責焉其生卒

子姓宜具於誌銘故弗著乾隆元年八月晦前二日江左方苞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康熙五十五年襄城劉青蓮及弟青芝不介而通書請表其父中翰君墓余既夙聞劉氏家法及中翰之賢又重青蓮有辭表而歸之越三年庚子復以母之狀請銘余惟古者婦人祔葬無特銘又孺人處境順雖有婦行而無以過禮之中制久而未報也雍正五年青芝之計偕至京師請益堅且曰自庚寅先君子歿吾母老朝夕不忍違不赴禮部之試者十有七年矣今來適與予值而獲見願終有述焉余因念丙戌計偕自余出吾母乃慹

語不休雖隆冬中夜啟牕牖或挾老婢立中庭北向而望凡百有三日至余抵家之夕而後寢成寐凡欲其子遊學取名致官爻或有之而毋必無是也無貴賤貧富賢愚惟願求之卽在側耳余兄弟喪亡乃違禮遠遊以憂吾母青芝有兄以承養而不忍一日離其請不可虛也孺人處境雖順無以過禮之中制然以劉氏之家法而孺人順焉恭叔之賢而孺人儀焉以宜其家以式其子姓而化於族婣其可風也已孺人姓周氏父諱卜歷襄城縣學生母王氏年十六歸於劉卒年八十有六與中翰合葬縣西先兆之次雍正五年夏五月江東方苞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近思以郡丞就其家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

特命兼太僕寺卿逾年四月拜疏歷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孤孫艱難而有成曁其父將終自傷家世田農不能爲大母請旌而有望於後願以元年

覃恩身及妻應得之封移贈尤氏

天子既賢近思感其意

詔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又二年二月介吾友王君虛舟乞表墓之文余考禮經爲人後者服如所生傳

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恩以義隆而不敢忘其祖也然恆婦人之情視爲後之子多異於所出是謂不有其夫也而爲之後者自視亦或異于所生是謂不有其祖也今光氏重其夫以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妻者矣近思念其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可以教天下之爲子孫者矣

天子優賢厲節推恩于功令之外而襃崇踰所應得可以教天下之爲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籍也謹按沈氏自遷仁和七世至贈公諱學顏於近思爲曾祖卒年二十淑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歿三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西溼口百浪塢先塋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甚

有婦道遺孤大震生五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載郡縣志沈氏三世生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其維繫於風教者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甯人邑諸生曾榮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性鈍直嫁之日吾父母戒行常以宮事不逮爲憂久之薰然成和及孺人歿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知孺人之德能甄陶子婦而諭其志也姊夫少孤季父遂遊委以家事二十年內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惡於季父遂言曰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而使之無間也始曾君爲諸生甚有名館富家帶屏滋味甘

蔬食而平生不聞信奉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曰爾父歳時伏臘御食於先姑未嘗厭甘毳而居外則然竊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飫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能探其夫之微志而襮之於身後也姊夫及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春余假滿北上姊夫走送於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敘而錄之會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卒於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會君之卒三十有四年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鄉某原會氏族故不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女適林氏子元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孺人姓傅氏江西南昌人余叔舅之妻也先君子出贅寄寓外家凡十年時惟叔舅也存而叔舅恆客遊余生六年先君子歸金陵計此生與舅凡五會耳惟辛未壬申閒同客京師聚獨久寒苦相依丙子冬自京師南歸水宿淮關夢舅立河壖瞪目無聲心詫之至眞江急捨船陸行至舅家則葬已數月矣問故果死於此余噭然而哭孺人微泣於房哭止闔門而語送不下堂堦時孺人尚少動作有儀語皆中節余黯然傷又肅然敬也孺人幼喪母無兄弟獨身隨父客淮南吾舅亦客焉遂約婚歸十年而吾舅死舅生常遠遊相見日稀有子曰以

誠冠後亦授徒遠方或歲歸或閒歲三歲一歸孺人之卒也遽誠在山東奔喪報葬至京師每見余必吞聲掩涕以求表墓之文而孺人苦節淸行實宜有傳于後乃爲之書孺人卒於雍正六年七月年六十有五舅諱敬儀字平一從先兆葬六合劉家營棗樹墩孺人祔焉誠幼時無資就外傳及次子以訥小學皆孺人口授孺人之喪誠雖客在外泣血三年喪食一如禮經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夫人姓撒克達氏故愼刑司郞中鄂素之妻今通政司通政使兼詹事府詹事攝翰林院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保之言曰保三歲而喪吾母踰年喪吾父庶母郭氏

舍己所出而乳焉每語人曰無若女君之德何保不及見吾母之事大父母而大父母之安吾母眾載其言保不能知吾母之相吾父而吾父權稅時舅氏或為保謀宜少治生產吾母抑以大義眾載其言吾母既歿且十年諸母諸姑及族姻老婢及見吾母者見保莫不垂涕追思不已嗚呼信斯言也古陰禮所謂婦德幾盡之矣家之乖恒由婦人而嫡妾則有甚焉故二南之風皆始於不妒蓋婦德莫難於斯此之能然而餘行可無徧述矣春秋傳曰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在禮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重其恩義同其憂喜而潛消其妒嫉也然人之恆情亦惟君及女君之

存不敢不勉耳夫人既歿而郭氏舍所出以字其孤守信砥節沒齒爲期則夫人之德之在郭氏必有過越於恒情者矣而況奉舅姑成內治宜家人之疏節與夫人父某某官年十[illegible]歸郎中卒年二十有[illegible]女二一皆保姊也郭氏年今五十有九所生子早殤雍正六年冬十有一月桐城方苞撰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夫人姓王氏陳贈公諱倢之繼室廣東右翼漢軍副都統昴之母浙江通省提督倫炯之大母也陳氏世爲閩人自長樂遷泉州之高浦明末海寇滋蔓遷濱海居民徙灌口贈公時年六十餘矣生計壹倚長子光光死贈

公大慟尋卒昂年始十有一含斂皆夫人手之處室中惟雞一棚母子號泣與雞鳴之聲相應哀動鄰里凶饑寇亂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漉厚者飼子次及女自啜水漿饑不可忍則更急束要帶昂既貴每念兒時備見太夫人之艱辛而不獲一日致鼎養恨不欲生方流離轉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雖遇寇迫險不釋用此數世前生卒葬地子孫猶得籍記聞人相傳戚繼光禦倭寇駐軍高浦與僚屬遍閱山川形勢指贈公舊居曰是家必有興者以爲此再世節鉞之兆也然陳氏之遷高浦亦近耳前此廬其所居之地者衆矣而陳氏熾昌又在徙灌口之後則非宅地之所爲決也

豈其先世故有潛德隱行及贈公之身而胚胎已兆故
光潤先見於門閭與鳴呼此可卽太夫人之節行以徵
之矣倫烱始通籍備宿衛階甚卑余一見卽決其必拔
起爲大將未數年果建節歷七鎭軍民咸懷粵閩江浙
咸載其言乾隆八年以太夫人遺事請表墓故並著閭
人所傳語使衆知家之興必由其人而謂宅地能有助
者妄也太夫人父諱公榮母某氏女適太學生蕭湄太
夫人卒於康熙辛未年享年七十有八後贈公之卒凡
三十一年前夫人許氏父諱浦母某氏卒年二十有七
葬於高浦之杏林社界禁限隔亂後坵隴不可復辨昴
及倫烱每以爲恨贈公葬於某鄉某原太夫人以癸酉

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苧溪山之原江左方苞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孺人姓鄭氏福州侯官人三山林贈君諱邦楨之妻編修枝春之母也生鄭氏熾昌後其卒也林氏方興而佮傳艱辛視吒庶貧女有甚焉母黃氏鄭贈君繼室也生孺人踰歲而殂鄭翁付外家鞠育及笄始命以歸父黨內外宗偕未識面時十齡悲號雀躍見者莫不心惻及歸林氏家甚貧而贈君羸疾授經在外孺人餔糜日或不繼歲戊子贈君卒遺一女二小男老姑在堂而盎無儲裕無完衣仲兄鄭諭德幾庭計口致米薪蔬百物皆自孺人及女手指中出身甘糠秕而遇時物必多方

購易以進或毋家以餉孺子必奉姑姑心知之而不忍
卻也孺人自居父喪卽依諭德之妻王宜人佐治家事
因敎以閨訓女史及贈君卒孺人命枝春就殯帷躬敎
督誦讀聲洋洋比鄰及親交到門者莫不歎息大母寢
疾中亦用以自慰焉及姑終女有歸二子受室枝春舉
於鄉爲內閣中書而孺人嘔血遂不起孺人疾作於雍
正辛亥之春戒勿使枝春得聞其秋枝春感噩夢請急
航海而歸孺人驚喜疾少間卒於冬十二月晦前六日
年五十有八子二枝春翰林院侍講督學河南夢彩戊
午科舉人女適庠生葉球以癸丑十月祔贈君之墓在
郭北五鳳山乾隆七年春枝春以狀求爲傳余考孺人

雖艱辛而未遭變故所述皆婦順之常於文律不宜立傳旣而思孺人處境略與吾母同吾母之遭遇視孺人尤順而艱辛苦恨則有甚焉惟不肖子知之宜乎枝春之不能自克也抑又思朱子之母安常履順其貧約亦未甚也二程子之母則顯榮福祥以終世矣而百世以下無不知二母之賢則惟其子之故耳以苞之無似不足以顯吾母故因林母發此義以勖枝春以志吾疚兼告天下後世爲人子者乾隆八年十一月江左方苞表

方日崑妻李氏墓表

孺人姓李氏揚州府興化縣人吾宗知孝豐縣事諱將之子婦邑諸生日崑繼室也於苞爲其五世祖斷事公

之諸母行比俗之人謂刲股肱可療疾雖子女行之於父母亦爲過禮而以吾所聞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一時名輩爭爲傳記詩歌以紀之又二十餘年而有孺人之事乾隆壬戌余蒙

恩歸里孺人之柩適至自閩中長子杭以狀求誌銘始聞其詳孝豐府君病膈噎長子曰岱割股以進少間數日疾反曰崑欲踵行之孺人曰子疾初愈甚羸如重傷大人病必臻夜半侍婢皆臥登樓禱於宗祏引刃自刲昏仆久而蘇強自纏縛昧爽作饔府君食之病又小愈者閱月及將終乃知孺人事呼而至曰死生命也然汝必有賢子孫曰崑兄弟十三人惟伯兄及四弟曰岳爲

適出而曰崑因岳生同胎曰岱宦遊曰崑欲與曰岳同爨謂孺人曰爾能自必終世無生異同否孺人曰予能自必何問婦人孺人處宛若間如弟妹之事兄姊門以內少壯男女皆相親曰岱初任閩之沙縣改調泰甯曰岳卒於沙曰崑從至泰甯孺人以俗言生同者死期亦近時杭館於閩之榕城孺人挈子女及杭之妻女閒關赴泰甯未一年曰崑果卒孺人親視含斂杭述孺人淑德甚詳然舉是三者則仁孝明知之見於他行者視此矣銘以藏幽孺人之事宜使觀者感興故爲表於外碑孺人享年五十有五父濰浙江湖州府衛守備與孝豐君善故爲昏婣祖嗣京明河南道御史曾祖春芳大學

士子三人女四人系曰

茲事之義類余於廣昌魏氏論之詳矣孺人求療其舅其事尤希而持之則有故蓋大懼夫或重傷以駭慟乎盡之親故不得已而自劇以塞其意也往者亡妻蔡氏亦嘗刲肱求療其姊及來歸余告以三從不二天之義乃自知無謂故備列之俾慕爲仁孝者得自鏡而審所處焉

碑碣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系出渤海爲宋大尉高瓊裔明永樂初上祖東園公自臨安出贅海甯陳氏遂著籍崇

其氏高祖諱中漸隱居好德有子二人並登萬歷丁丑
會試榜成進士果官貴州參政諱與相者公之曾祖也
參政之子五人其季曰元成早世有子三人長之問公
本生父也季之闇所承嗣也明季陳氏衣冠日盛子弟
皆治舉業務進取而公之本生父獨承學於念臺劉公
劉公歿黃宗羲梨洲傳師說以教浙東西而公復從梨
洲游自入
國朝公伯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長六官
出秉節鉞者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然自補中書三遷而
副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南入爲尚書皆特擢不由階資
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事言多施用而以稽貴州土

司承襲劾罷大吏請復天妃閘以與黃淮其語尤著薦
紳閒自鴻臚寺卿倅大理領臺中屢決疑獄及巡撫貴
州民艱於食行視山坂皆可耕諮於介眾僉曰收穫不
可期入稅籍終難脫矣遂奏免升科踰年斗米錢三十
因教以蠶桑蒔果樹卽王文成謫戍講學處建書院聚
教羣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移鎮湖南尋晉司空
轉宗伯官中事無不釐飭當
聖祖中年直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九卿舉者多陰奉
要人指意或自援親故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相國
始令潛江以讞疑獄公記其名前後凡四薦沈公近思
未遇資給誘進既通籍揚於朝淮黃決溢舉陳公鵬年

爲河督公性沈靜其治事勾稽文簿終日不倦事畢即閉閤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謂四子之書諸經實淑也近體諸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而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手披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以朱墨雜色識之凡五周多獨見作通鑑述一卷晚年將次第排纂而業未終公既沒十有四年其子世倌自山東以遺書及行狀抵苞請列外碑且曰倌自始仕以至於今戰戰慄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不敢忘先人之志事耳苞以衰疲久而底滯又數年

貧而元夢以事譴季子入翰林尋亦罷居常鬱鬱及公
卒逾年而元夢復收用漸被顧遇開府兩浙入爲司空
夫人屢覲
皇太后於甯壽宮
天子親書堂額壁聯以嘉母德是以元夢每荷恩榮爲
太夫人慶即隱痛公之不及見然元夢能推太公之德
業慎行其身而有令聞俾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則
公亦可以無恨矣公及夫人生卒年月日子姓男女既
詳於幽堂之誌葬事畢外碑宜刻文以屬余乃敘而銘
之銘曰
維國之興材必世生維家之隆德必世崇公先再世淳

德未漓暨公稍達仍鬱不施以昌厥嗣爲
帝股肱恪居官次令聞有融衆人所矜
錫命之顯君子所感嗣德無醜我列玆銘信而有徵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贈公諱艮字維林浙江紹興府瀝海所人吾友趙國麟之父處士臨若公之子也生有明崇禎丁丑時寇賊交閧未成童陷賊匿舟底三日勺飲不入既脫歸廬舍已空

國初東南未靖人民流離多餬口於北方遂棄儒學醫至幽燕東遊齊魯遇族父於泰安州以醫自活因廬旅焉時淮陰汪翁亦寓岱下以女妻之而臨若公倦遊無

所合囷而歸閭其子既立室家附舟北上至則國麟之生已數月矣時康熙癸丑年也臨若公入抱孫出則與石堂諸散人遊贈公既左右無違而江夫人力致魚菽瓜蔬以忠養久而安焉雖居窮巷遠方畸人老宿多造門豫章吳慎庵嘗嘆曰臨若之室僅容膝可旋身而入其中則曠如也臨若公以康熙二十三年卒於泰安贈公及江夫人相繼沒國麟貧不能葬豫章戴君知地理得吉兆以告且探囊儥助營窀穸又二十餘年國麟巡撫安徽入覲

世宗憲皇帝山陵請假歸里祭告因葬故有缺以書抵余求補碑銘以列祠堂觀國麟所述贈公自定家於岱

父歸就養一室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者凡二十年富貴不足道國麟之得列於君子之林也豈偶然哉臨君公二弟卒於南中老不能奔喪命贈公歸葬獨身冒風雪往還其治疾者如疾在身無貧富貴賤必竭心力享年五十有八以乾隆元年覃恩誥贈如國麟官江氏爲夫人夫人之生後贈公二十年而卒以康熙辛未先公一年次子國經女四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州西天平山銘曰

族以亂而散家以旅而成行以艱而篤志以沒而亨岱畎有碑瀝海有田

恩綸孔赫世祀其緜有開自天其兆必先

杜茶村先生墓碣

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常欲赫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金陵爲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迫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

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纆眾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閒先君子構特室從橫不及尋丈置牀衽几硯先生至則嘯咏其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常提攜閒以問學先生偶致雞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寅春先生年七十有七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眾莫敢主又數年長沙

陳公滄州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召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窆竣時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舊鄉限隔恐終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歿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歷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死而不亡光於世嗣逢長

大理卿高公墓碣

吾師宛平高公之歿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在京師衆議以誌銘屬余視喪畢東歸爲銘歸公二弟丙戌再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而余以事遄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戴名世文集牽連被逮發歲使僕某祭掃還訊之墓垣盡頹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謫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

太夫人謹禮法不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嗃嗃公用此雖富貴恆慼慼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恆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瘀傷不能營度爲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故人曾君啟起

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公諱裔字素侯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四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連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君姓龔氏諱健陽號惕齋湖廣天門縣人也初因其弟巽陽索交於余余時衰疾趨走

內廷終歲僅一再見君每以不能親近從問經書爲言厥後聞君以陳漕弊爲重人所齕部議降調乃考其行

於所習者始知君自司工部郎勇任公事及入臺奏劾
馳道核門禁糶倉粟以平市價並愜衆心而尤爲尉所
稱者巡視南城有主母殺婢勢家也君奏請自治不送
刑部屬託百方卒持法不移雍正九年旱
詔諭科道聯名直陳時政君首議在任守制當急停同
僚相視不敢署名君遂具疏獨奏付通政司會掛部議
不得上調行人司方需次
特旨授兵部主事以在臺中數言事其名猶簡在
聖心也君益自奮勵將有所設張而未數月遽以疾卒
始巽陽及吾門試春官不第將盡棄所學而專心於三
禮及歸亦遽卒龔氏世居福建至南唐越國公之子順

爲江西節度使遂留江西旣而遷於竟陵近千年無顯者至君之祖始舉乙科及君兄弟五人而登甲科者二乙科者一衆皆謂龔氏其昌矣而仕者學者皆不遂而無年理數有不可詰者獨其志行猶不沒於士大夫之口君於諸經四書皆有編纂尤好春秋作胡傳辨十餘篇惜乎君生時余未得與面講也君之祖仲鄂順治甲午舉人父諱崧廩貢生以長子廷颺

勅封文林郎妻程氏封孺人君以子學海遇乾隆三年

覃恩贈奉政大夫妻譚氏贈宜人子三長光海嗣世父次學海次文海女二君以甲寅十二月合葬譚宜人之墓在本縣利涉鋪先兆未有銘幽之文君卒後四年學

海以庶吉士屬余敎習請銘余多事未暇及歸里檢篋

笥失君行狀乾隆九年秋九月復以狀來乃叙而銘之

以列外碑銘曰

職方張而柄移志甚盛而身萎惟天造之難測吾素履

之無虧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徽郡在羣山中土利不足以贍其人故好賈而輕去其

鄉自通都大邑以及山陬海聚凡便賈之地卽家焉其

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卽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

久者數十年近亦踰紀用此居必聚族而嚴閨門之禮

故婦人以節著者比戶多有之蓋禮俗之所漸然也金

氏爲休甯王彥孝妻生子宜民六月而寡會
國初天下猶未靖而休歙閒土賊假以攻剽金氏集兄
公彥忠叔彥節謀曰吾三門惟孺子存聞淮揚已定先
人舊業在焉伯居守叔衞我抵江都一綫可延也從之
宜民少長卽敎以賈曰汝毋慕爲儒彥節死命宜民歸
葬彥忠死亦然兩人終以無子而其鄉鄰居者多爲賊
所殘皆曰微節婦王氏不祀矣夫擇地權時以定其身
家男子所不易也而金氏以婦人任之且決計於干戈
擾攘之閒動乎險中而得亨貞豈獨其志節足爲女子
之準的哉節婦自始寡卽不茹葷飯疏蔬菜凡五十年
卒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祔於彥孝之兆某鄉某原

後二十年其孫宗華儒而治方客京師請銘於余始碣
其墓之阡銘曰
兒呱呱莽伏戎嫠也悕走煢煢既定遷延宗祊終首邱
辟兆從

族子根穎壙銘

明善先生之後能世其學者惟中丞之子孫諸父行皆
先君子所善而十五弟浚采尤與先兄相得先兄既歿
且數年余遇浚采丹陽道中相持而哭失聲自是聚則
相歡離居則相念也雍正三年季春余至京師其秋浚
采亦至心疾累月不瘳踰年而其三子根穎至自桐左
右就養藥物無遺浚采稍自覺疾漸愈根穎年雖少好

古書日輯左傳義疏弢采暇則爲講畫余方喜其旅中得良子以忘其憂而根穎尋抱疾其冬弢采館通州根穎從踰年春夏益羸余再使往問未得報而弢采至自通根穎以五月晦前一日死矣叩所由則始至時父疾方劇憂思咯血隱而不言至垂死乃得其狀昔先兄及余避事吳中弟林偕咯血不言循至大疾用此見父兄於子弟仁孝者察其形神以求其疾痛尤不可以不悉也嗚呼民之壽夭皆曰命於天然仁孝者每以戕其生則何以勸哉弢采既自爲哀辭屬余銘其壙乃垂涕而爲之書根穎生於康熙壬午卒年二十有六未娶銘曰

爾父疾無滋以爾歸祔食於爾宗靈其億而

鮑氏女球壙銘

康熙庚寅夏五月余妹適鮑氏者臥疾甚憊而余有故鄉之行往視之其長女球侍疾以往視食飲寢興之節球淚應聲落踰月余在皖家僕至叩之則妹疾少蘇而球遘癘疾死矣金陵俗浮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遊而外爲女爲婦之道胥無聞焉其富女以此相高貧者不得則以懟其父母賤其夫而外其舅姑余每侍老母側見內外宗女爲陳古女婦儀法聳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引去獨球承聽久而益恭鮑氏故富饒至球父甚窶又多子女而家無僕婢球自十歲即佐其母汲爨縫紉浣濯攜持弟妹凡成人之艱辛實備嘗焉而

自有生以至於歿其饔飧未嘗一節適也被服未嘗一完善也故余與其父母用此尤不能爲懷然世之福祥壽考而缺於人道以愧負其所受於天者多矣而球無愧也然則余與其父母亦可以無恨也球以康熙庚寅七月二十三日殤年十有六未字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而已反其初生人之患而今其免夫而母疾其蘇而安而居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四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諸暨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

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縣
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
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
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
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
省吾身即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
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況入先賢之宮而有
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
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
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祠
亭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

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阨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容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為言之義焉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為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

於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圮故第書所緣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眞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膚學或剿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毁其餘屋圍者居之繚以廁

匽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素以雎州志事相勖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爲敎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賢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敎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

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尙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勳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

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低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甯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為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

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

佐孫高陽及繆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峰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峰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士人侵

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攖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鬪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

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閒而苟妄之徒回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閒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與作之程則概

略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長廊曲檻軒亭花石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為山澤之遊既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浣滫然後出池之淤以資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圍其四周池東有獨樹蔭二丈餘甃其下可列坐風謖謖雖盛夏不罥蚊蠅先君子日召故人歡飲其閒將俟

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敞其中櫺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淸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尙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

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

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毋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椒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為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緜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於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椒

塗而先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

供子職烹爨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余

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入贅其

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歿余又其

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瘳凡四三年雞初

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

十有三始能備饔飧而弟卒又九年己卯舉於鄉歸自

京師踰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

卒姊先卒之數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

慘然余曰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

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

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乃於逆旅夜爇燈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玆田歸馮氏會逢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又踰年聞戚友多告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玆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敎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擧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幷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間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盎無儲栅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

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間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摽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爲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　南書房移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於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內飲食寢處不背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即大治兆域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　君爲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王父入關隸正黃旗受寶坻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

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嘗苦不充及將終以授某曰小子勖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後叔父而叔父亦卽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給三弟永甯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於兄我爲叔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田心不能安請以歸於公時某績置龍虎莊五百五十畝乃以分給甯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爲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淬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

能行於今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三楚吳越閩廣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則居常飢寒足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於國家之治教豈淺小哉赫居東偱歲大祲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爲爲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拳拳於心若果能然則豈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爲吾儕所不可幾及哉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干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匶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

之閒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勖於范氏之家法也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粲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别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篛林余宗弟文輈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閒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豔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

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醼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忝者乎然篤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翰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翁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羇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蹤迹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懽然握手如茲遊者恐亦

未可多遘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閒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儆雨淋漓詰旦必行旣就途果回遠經砠積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淸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

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蘙薈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
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
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
一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
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
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紲
者乃自窘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
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
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況微精
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
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

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尚可不覺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爲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甯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末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爲一昔之期招末生子秀起會於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艱遇陰雨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粵閩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爲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罕至者之希則局

若一無間焉者爲能常保其淸淑之氣而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蒼溪鎭重修三元觀記

高淳張彝歎嘗持所爲募修三元觀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記之余諾焉彝歎曰古者射鄉酺蜡讀法憲禁計耦興鋤各有地春秋祈報各有典祀而後世並無之此地爲宣歙羣流入吳之要會自開禾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懋而聽於神凡歲時修築分樁屬役旱潦啟閉水門皆合衆成言於此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鎭

俗近古無商賈奇羨遊觀伎巧之誑耀民安拙業而士者亦通於農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興惜乎吾衰而志力有不逮也余聞而慕之因屬彝歎爲購旁舍將移家而相資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構禍北徙又七年戊戌而彝歎赴

詔道卒於山東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

恩除旗籍給假歸葬而觀適成蒼溪士人錄前後疏記以來曰此彝歎之志也按疏記漢末吳將周瑜駐屯於此瑜殁權立觀以褒其功及北宋以永豐田賜蔡京乃重建加崇侈焉茲浙正殿棟陰署赤烏二年重建其始修在明成化三年越萬歷三十二年越崇禎十四年凡

再修夫自明中葉至今僅百餘年修而復圮者三而自漢至明千餘年無廢興事理有不當然者蓋重建於京修者醜之故原其蹟之自瑜而署以赤烏也此雖類不學者爲之然卽是可徵其俗之近古矣惜乎彝歎旣歿余復拘綴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乃約略而爲之記其川流之支湊及觀名神號所元則彝歎之疏具矣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鴈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摽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

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貍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

閒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謌必眾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眾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眾厮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謌卽暴於過客不能譴訶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甯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閒園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

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卽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曰噫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與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卽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爲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淸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

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於雷火必終歸於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彌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

山者之所尚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疊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搆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剗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

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臥如蓋南北廕可半畝爲京師古蹟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疊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吾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既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疏數惟所便拾誦九歌

樂府古辭曰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藹

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定而風

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

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嚮邪余始見茲松惟南

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過而殀傷者幾半雖生意未

盡非完松矣茲松之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閒歲

中而余適見之豈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

以傳於後邪見於文所以志茲松之遭遇以爲不忝中

之忝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貢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爲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爲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既成進士欲別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爲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勸以爲己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

紧官文學淸要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强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肴函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曠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貲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其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爲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爲民依者也果能以肴函之心爲心則豈獨茲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

異於比俗之人矣

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湖淮以入於河而兖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泰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爲積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含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穫刈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束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譙者鼂商旅之

行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塡於道也於時張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長官請閉含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蓰乃官市隄下田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邑人熹如旣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蓋人

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余少遊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覊窮遠遊及難後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顛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於祕演惟儼輩良有以也亡友劉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絕婚宦公貨財布衣疏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於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

歙州程生崟少從余遊生生長素封之家而倜儻少俗
情早歲成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會
世宗憲皇帝雍正吏治剏立會考府擢領司事時生年
方壯兄弟衆多母夫人壽始及耆而告歸色養二十餘
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終而生老矣生家淮陰侍母不
敢旬月違離時遊金焦北固尋蘇子瞻米南宮遺蹟得
徹機上人於黃鶴寺故址荒原破屋中蓋寺焚於康熙
五十八年殿宇蕩然僅存傾圮小樓三間徹機自幽燕
南遊支拄而栖之志在興復程生感焉次第修築數年
殿宇門廡寮房齋厨略具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
趣余爲金焦之遊留襆被寺中蓋知余少壯遠遊不得

在二親側三十年來恆宿外寢生辰令節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也將歸生言必得余爲之記始麐徹機之志蓋以佛之徒有見於前賢之記序者其名常不沒於學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余與生送故人於瓜渚徹機帥其徒涉江就余窺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動於其誠又回憶平生悲憂危蹙未有從容山水間身心中一無繫累如往歲之遊者不可以不識也寺在潤州南門外黃鶴山下本東晉時竹林寺相傳宋武帝微時經過有黃鶴翼蔽之祥土人遂以名其寺與其山唐初馬元素禪師發名於此一燬於唐末薛朗劉浩之亂再燬於明永樂中今兹三燬而重建工畢於

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東偏子瞻竹院生猶將嗣事焉

六月朔日方苞記

重修淸涼寺記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爲𥘉通之說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於釋者多倡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溫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未定不敢卽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黃山老僧中州率其徒來居淸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西北隅小屋三四閒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僧也俟其成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觀焉

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
商爭湊之故興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燭淵緯林嗣守之
亦以文學爲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
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兄語
晨起而記之以釋諾責且以示學儒者慎毋陷溺於釋
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說以興作艱重爲已任而卒以有
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材之
凡數樂輸者之姓名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艮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禁城西華門外道旁小菴遂興其地爲禪林

勅賜靜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窺其志趣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月自是爲昵好上人本師在安肅又嘗興壽因寺於良鄉每經岡窪村閔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僨馬傷遂竭資聚建石橋石工別耗之功不就久之郡丞經過汜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三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爲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營田之興庸吏建閘障水於安肅之瀑河每歲伏秋流漂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者輒指

盡形勢及十八蕩析離居狀語聞於河督顧公奏復其舊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衆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爲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聞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爲有人其有以也夫玆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幷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目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八月方苞記